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刘 赟 徐丽娜

摘要: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支出水平, 推动经济的发展与复苏。文章首先建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关系的理论模型, 然后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 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拉动作用, 而且还会通过消费、投资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 同时还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政府支出; 联立方程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LIU Yun XU Li-na

Abstract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each governments try to expand its expenditures level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cove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built up an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contribu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model conclusions are tested by using simultaneous-equations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f our country. And the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fiscal expenditure not only has a direct role in stimula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Meanwhil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fiscal expenditure to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estimated.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fiscal expenditure; simultaneous-equations model

作者简介: 刘赟, 1983年生, 男, 江西吉安市人, 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划统计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分析。

徐丽娜, 1983年生, 女, 江西南昌市人, 毕业于南昌航空工业大学, 获理学士学位, 江西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工程技术员, 研究方向: 投资经济学。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1 绪论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扩大政府支出, 从而达到从宏观上调控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凯恩斯理论, 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扩大支出规模, 而在经济繁荣时缩小支出规模从需求角度在短期内调节经济运行。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 政府支出也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来影响经济的增长。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国外出现了大量有关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Ram (1986)^[1]利用 115 个国家平行数据对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相关的计量分析, 发现在政府支出占 GDP 一定比例条件下, 提高政府支出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 但超过这一比例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Barro (1990)^[2]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从政府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 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 但是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

共同带来的规模收益是不变的, 并由此证明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Devarajan Swaroop和 Zou (1996)^[3]在“AK”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在教育、交通、国防上的支出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使用 43 个发展中国家 1970-1990 年的年度数据检验了各种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有正相关关系。A. R. Jalali 和 Naini (2000)^[4]扩展了 Ram 的模型, 从政府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角度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研究认为政府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具有互补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增长具有正效应, 而政府对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政府消费会部分挤出民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短期增长有正效应, 但不具备长期的增长效应。A lchian 和 Dem setz (1972)^[5]以及 Knoop (1999)^[6]等人认为, 政府支出的增长会影响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 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Landau (1983)^[7]对 115 个发展中国家 1960-197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横截面分析, 对经济平均增长率进行了回归, 发现实际人均 GDP 与政府消费支出 / GDP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且表明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Blankenau 和 Simpson (2004)^[8]通过将私人 and 公共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入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重新考察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当其他决定增长的因素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响时,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会被减少, 经济增长对政府支出的反应为非单调的, 这种关系还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生产的技术参数等。

近年来,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 国内有些学者对我国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做了有益的探讨。龚六堂、邹恒甫 (2001)^[9]给出了一个随机模型把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进而讨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得到, 政府的资本性开支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 经常开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效应。张清 (2002)^[10]的研究表明, 政

府支出对 GDP 的产出弹性系数为 0.324 认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庄子银和邹薇 (2003)^[11]引入了调整成本, 对我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展开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经验分析, 得出由于预算外支出迅速膨胀, 并且预算外支出由地方政府所控制, 中央财政能力削弱, 由此引起政府支出的调整成本急剧上升, 结果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下降, 甚至产生负面影响。郭庆旺、吕兵洋和张德勇 (2003)^[12]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基于我国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 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 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而 R&D 的投资支出又大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由此可见, 虽有许多学者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 但这些研究都只是从实证的角度来验证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相关关系, 但是并没有测算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而这贡献率到底有多大呢? 因此, 本文试着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运用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测算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论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是借鉴 A schauer (1989)^[13]的观点, 把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两部分, 介绍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模型; 第三部分是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 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

2 理论模型

本文假设一个封闭经济, 其组成部分包括: 代表性无限寿命的家庭、同质充分竞争性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家庭以消费获得效用; 企业按照完全竞争条件雇佣劳动与租赁资本进行生产, 并使利润最大化; 政府实行一次性的比例总税负, 并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

2.1 家庭部门

假设社会上存在大量具有无限生命的相同经济

主体, 其偏好可以通过如下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①
②来表示:

$$U(C, G_1) = \int_0^{\infty} (CG_1^\eta)^\gamma e^{-\rho t} dt \quad (1)$$

其中, η 度量政府消费性支出对个体效用 (或私人福利) 的影响, 同时在此, 我们还假设, 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 G_1 均获得正的边际效用, 使得 $0 < \eta < 1$ 。 $-\infty < \gamma < 1$, $\gamma \eta < 1$, $\gamma(\eta + 1) < 1$ 。 C_t 为居民消费支出, G_t 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rho > 0$ 为时间偏好参数, 数值越大意味着消费者越偏好当前消费和近期消费。在此我们假设初始人口为 1, n 为人口增长率, 在均衡中劳动力市场出清, 家庭获得合意的就业数量, 平均工资收入等于 w_t , 同时家庭出租资本而获得利息收入 r_t , 因此, 对于消费者而言, 其预算约束为:

$$\dot{K} = rK_t + w_t L_t - C_t - nK_t \quad (2)$$

2.2 企业部门

本文借鉴 Barro (1990) 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把政府支出列入生产函数的做法, 且将政府支出总额分为两部分, 即分别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如果存在技术进步, 且生产函数形式仍采用 Cobb-Doglass 生产函数形式:

$$Y = F(G_2, K, L) = A e^{\eta} G_2^{\alpha(1-\beta)} K^{\beta} L^{1-\beta} \quad (3)$$

其中, G_2 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假设政府支出总额为 G , 且有 $G_j = \kappa_j G$ (κ_j 为各项支出占支出 G 的比例, 同时 $\kappa_j \in (0, 1)$ 且 $\kappa_1 + \kappa_2 = 1$, $j = 1, 2$)。 α 表示公共物品的拥挤程度, 其取值范围为 $0 \leq \alpha \leq 1$ 。企业在给定的价格条件下, 按上述式 (3) 进行生产, 其目标是使其税后利润最大化, 用公式表示即为:

$$\max [(1 - \tau) A e^{\eta} G_2^{1-\beta} K^{\beta} L^{1-\beta} + \theta G_2 - w_t L_t - (r + \delta) K_t] \quad (4)$$

2.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按照一定的比例向企业征收税收, 同时还为企业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 假定政府实行平衡预算政策, 即: $G = \tau Y$ 。因此如下式子成立:

$$G = \tau_1 Y (= G_1) + \tau_2 Y (= G_2) \quad (5)$$

2.4 经济一般均衡状态

在宏观经济整体中, 假设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 都是市场商品的价格接受者, 则企业与家庭面临相同的利息率和工资率, 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实现供求平衡。在此情况下的宏观经济均衡解为如下最大化问题的解:

$$\max U(C, G_1) = \int_0^{\infty} (CG_1^\eta)^\gamma e^{-\rho t} dt \quad (6)$$

$$s.t. \quad \dot{K} = (1 - \tau) A e^{\eta} G_2^{\alpha(1-\beta)} K^{\beta} L^{1-\beta} + \theta G_2 - C_t - (n + \delta) K$$

为了求解上述最大化问题的经济增长率, 构建一个 Hamilton 函数:

$$\tilde{H} = \frac{(CG_1^\eta)^\gamma}{\gamma} + \lambda [(1 - \tau) A e^{\eta} G_2^{\alpha(1-\beta)} K^{\beta} L^{1-\beta} + \theta G_2 - C_t - (n + \delta) K] \quad (7)$$

其中 λ 为 Hamilton 乘子, 得:

$$\frac{\partial \tilde{H}}{\partial C} = C^{\gamma-1} G_1^\eta - \lambda = 0 \quad (8)$$

$$\lambda = \rho \lambda - \lambda [(1 - \tau_1 - \tau_2 + \theta \lambda_2) A \beta e^{\eta} G_2^{\alpha(1-\beta)} K^{\beta-1} L^{1-\beta} - (n + \delta)] \quad (9)$$

$$\text{横截性条件为: } \lim_{t \rightarrow \infty} K_t \lambda e^{-\rho t} = 0 \quad (10)$$

$$\text{由式 (8) 可得: } (\gamma - 1) \frac{\dot{C}}{C} + \gamma \eta \frac{\dot{G}_1}{G_1} = \frac{\dot{\lambda}}{\lambda} \quad (11)$$

$$\text{由式 (9) 可得: } \frac{\dot{\lambda}}{\lambda} = \rho - (1 - \tau_1 - \tau_2 + \theta \tau_2) A \beta e^{\eta} G_2^{\alpha(1-\beta)} K^{\beta-1} L^{1-\beta} + (n + \delta) \quad (12)$$

由上述式 (10) 和式 (11), 可以得到:

$$(\gamma - 1) \frac{\dot{C}}{C} + \gamma \eta \frac{\dot{G}_1}{G_1} = \rho - (1 - \tau_1 - \tau_2 + \theta \tau_2) A \beta e^{\eta} G_2^{\alpha(1-\beta)} K^{\beta-1} L^{1-\beta} + (n + \delta) \quad (13)$$

为了能进一步求解, 现做进一步假定, 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是统一的, 即不存在个体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政府和个体之间能够建立一种良好的沟通、决策和执行的机制, 根据效用函数, 在最优消费路径上个体消费和集体消费的边际

① Stephen J. Turnovsky, Walter H. Fisher,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5, 747-786

② Stephen J. Turnovsky, Fiscal Policy,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41-66

③ 详见黄少军, 何华权编著, 《政府经济学》第 111 页,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

效用相等, 从而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U}{\partial C} = \frac{\partial U}{\partial G_1}, \text{ 即 } \frac{dC}{C} = \eta \frac{dG_1}{G_1} = \phi = \frac{C}{G_1} = \eta \frac{G_1}{G_1} \quad (14)$$

由生产方程 (3) 和式 (5) 又可以得到如下关系式:

$$G_2 = (A \tau_2 e^\pi K^\beta L^{1-\beta})^{\frac{1}{1-\alpha(1-\beta)}} \quad (15)$$

将 (13) 和 (14) 式带入 (12) 式, 得到最优消费增长路径的个体消费路径方程:

$$g_c = \frac{C}{C} = [\rho - (1 - \tau_1 - \tau_2 + \theta \tau_2) A \beta (A \tau_2 e^\pi)^{\frac{\alpha(1-\beta)}{1-\alpha(1-\beta)}} K^{\frac{(\phi-1)(1-\alpha)}{1-\alpha(1-\beta)}} L^{\frac{1-\beta}{1-\alpha(1-\beta)}} + (n + \delta)] / 2\gamma - 1 \quad (16)$$

由此可见, 最优均衡条件下, 有 $g_c = g_y$, 同时人均消费增长率会随 β 取值范围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为了能得到最优增长路径上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其中的一个变量进行求偏导 ($\frac{\partial g_c}{\partial \tau_2} = 0$), 可得到最优的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比例。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1: 当 $\alpha = 1$ 时, 则表示政府为企业的生产提供的是纯公共物品, 不存在拥挤现象。由式 (15) 可知, 此时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为:

$$g_c = \frac{C}{C} = [\rho - (1 - \tau_1 - \tau_2 + \theta \tau_2) A \beta (A \tau_2 e^\pi)^{\frac{1-\beta}{1-\beta}} L^{\frac{1-\beta}{1-\beta}} + (n + \delta)] / 2\gamma - 1 \quad (17)$$

当 $\frac{\partial g_c}{\partial \tau_2} = 0$ 时, 我们可以得到, 政府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的最优配置比例关系式为 $\tau_1 = 1 - \frac{1-\theta}{1-\beta} \tau_2$, 因此, 这样也就可得到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frac{G_t}{Y_t} = \frac{(\tau_1 + \tau_2) Y_t}{Y_t} = (1 + \frac{\theta - \beta}{1 - \beta} \tau_2) g_y \quad (18)$$

结论 2 当 $0 < \alpha < 1$ 时, 政府为企业生产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拥挤现象, 具有部分竞争性, 此时 $\beta - 1 < \frac{(\beta - 1)(1 - \alpha)}{1 - \alpha(1 - \beta)} < 0$ 当对此时的消费增长率进行求偏导, 便得到政府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

出的最优配置比例关系式为 $\tau_1 = 1 - \frac{1-\theta}{1-\alpha(1-\beta)}$

τ_2 , 相应的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frac{G_t}{Y_t} = \frac{(\tau_1 + \tau_2) Y_t}{Y_t} = (1 + \frac{\theta - \alpha(1-\beta)}{1-\alpha(1-\beta)} \tau_2) g_y \quad (19)$$

结论 3 当 $\alpha = 0$ 时, 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竞争性, 与私人物品无异, 相当于政府没有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 此时 $\frac{(\beta - 1)(1 - \alpha)}{1 - \alpha(1 - \beta)} = \beta - 1 < 0$ 消费增长率与拉姆齐模型相同^①。

3 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我们将结合中国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 利用联立方程进行实证, 分析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采用的是 1978 年 - 2007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估计, 其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和中经统计数据库。GDP^② 使用 GDP 平减指数换算成实际 GDP, 投资使用固定资产指数换算成实际投资额, 其余的变量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为实际值。至于资本存量这一数据是借鉴毛军 (2005)^[14] 研究成果获得的。由于估算资本存量是以 1990 年为基期, 所以, 平减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均以 1990 年为基年。

3.2 实证及分析结果

由于本文假设是在封闭式经济条件下, 则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可得方程组 (20) 的第一个回归方程。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人们的消费具有惯性, 即前期消费水平高, 会影响到下一期的消费水平, 可见, 除了当期收入外, 前期消费也很有可能进入消费函数, 这样便得了第二个方程。因此, 我们利用以下联立方程组来计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具体方程如下所示:

$$\begin{cases} Y_t = C_t + I_t + G_t \\ C_t = \alpha_0 + \alpha_1 C_{t-1} + \alpha_2 Y_t + \varepsilon_{1t} \\ I_t = \beta_0 + \beta_1 Y_{t-1} + \beta_2 Y_t + \beta_3 K_{t-1} + \varepsilon_{2t} \end{cases} \quad (20)$$

① 详见巴罗等编著, 刘明兴等译, 《经济增长》第二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② 由于本文考虑的是在封闭经济下的, 因此我们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了净出口。

其中, Y 、 C 、 G 、 K 和 I 分别表示为 GDP、消费、政府支出、资本存量和投资。经过简单变换, 我们可以得到其诱导方程组如下:

$$\begin{cases} Y_t = \delta_0 + \delta_1 C_{t-1} + \delta_2 G_t + \delta_3 K_{t-1} + \delta_4 Y_{t-1} + u_{1t} \\ C_t = \zeta_0 + \zeta_1 C_{t-1} + \zeta_2 G_t + \zeta_3 K_{t-1} + \zeta_4 Y_{t-1} + u_{2t} \\ I_t = \phi_0 + \phi_1 C_{t-1} + \phi_2 G_t + \phi_3 K_{t-1} + \phi_4 Y_{t-1} + \varepsilon_{3t} \end{cases} \quad (21)$$

根据上式, 可以得到政府支出变化对经济增长 (GDP 变化) 的最终贡献率。政府支出通过影响投资、消费,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部分就是 $(\frac{dC_t}{dG_t} + \frac{dI_t}{dG_t}) \frac{\Delta G_t}{Y_t}$, 而政府支出变化对经济增长变化的直接影响是 $\frac{\Delta G_t G_t}{G_t Y_t}$ 。因此, 我们认定政府支出变化对经

济增长变化的最终影响便是 $(\frac{dC_t}{dG_t} + \frac{dI_t}{dG_t}) \frac{\Delta G_t}{Y_t} + \frac{\Delta G_t}{G_t} \frac{G_t}{Y_t}$ (或者 $1 + \frac{dC_t}{dG_t} + \frac{dI_t}{dG_t}) \frac{\Delta G_t}{Y_t}$)。

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上面的诱导方程组 (21) 进行估计, 其回归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诱导方程组 (21) 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R^2
	C_{t-1}	Y_{t-1}	K_{t-1}	G_t	
Y_t	-0.133 (-2.48)*	0.540 (4.58)	0.032 (2.61)*	0.409 (4.06)	0.9982
C_t	0.767 (7.18)	-0.426 (1.83)**	0.059 (2.44)*	0.273 (2.37)*	0.9987
I_t	-0.334 (-0.71)**	0.831 (1.81)**	0.342 (3.21)	-0.429 (2.06)*	0.9855

注: 括号内的为 T 统计量, * 为能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 ** 为能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 *** 为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余为能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

在第一个以 Y_t 为因变量的方程中, 滞后一期的消费 (C_{t-1}) 的系数为负的, 这说明前期消费的增加会导致下一期国民收入的减少, 其原因是前一期消费的增加, 该期储蓄和投资就会减少, 下一期的国民收入便会下降。政府支出对国民收入有正的影响, 并且在 1% 下显著, 其原因是政府支出增加的结果, 其中一方面会扩大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其用于投资对经济增长也有正相关关系, 这

与经济理论相符。在第三个以 I_t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 政府支出 G_t 对投资 I_t 有负的影响, 原因在于若政府支出的增加不是增加社会的部需求, 而是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 减少了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总额, 以政府投资代替了私人投资,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 从上述的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 整体回归结果较好, 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很高。

不过这种估计方法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很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致使回归结果不可靠。因此, 我们接下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即根据上述回归模型 (21) 的估计结果, 计算出 Y_t 、 C_t 和 I_t 的估计值, 并把他们作为对应自变量的工具变量代入方程组 (20),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方程组 (20) 重新进行估计。这样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或消除多重共线性, 最后就可以得到效果较好、更具可靠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方程 (20)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R^2
	Y_t	Y_{t-1}	C_{t-1}	K_{t-1}	
C_t	0.102 (2.01)**		1.039 (42.85)		0.9982
I_t	0.473 (2.19)*	0.523 (2.21)*		0.257 (8.17)	0.9844

注: 括号内的为 T 统计量, * 为能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 ** 为能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 其余为能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

利用上述的模型 (20) 的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再次计算出方程组 (21) 的回归系数, 同时, 我们现在就可以依照前面所提到的计算贡献率的公式 $(\frac{dC_t}{dG_t} + \frac{dI_t}{dG_t}) \frac{\Delta G_t}{Y_t} + \frac{\Delta G_t G_t}{G_t Y_t}$ (或者 $1 + \frac{dC_t}{dG_t} + \frac{dI_t}{dG_t}) \frac{\Delta G_t}{Y_t}$), 计算出每一年度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率, 如表 3 所示: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个别年份有负的影响, 但总体来看呈现出上升趋势, 即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并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上面的结果还可以看到, 1978 年至 1990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政府支出的大部分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如道路、

表 3 1978-2006年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

年度	贡献率	年份	贡献率	年度	贡献率
1978	- 3.910	1989	2.708	2000	3.711
1979	- 2.831	1990	1.881	2001	3.827
1980	- 1.924	1991	1.962	2002	3.623
1981	- 1.658	1992	1.973	2003	3.704
1982	- 1.467	1993	3.591	2004	3.525
1983	2.291	1994	2.902	2005	4.255
1984	3.743	1995	2.573	2006	4.311
1985	3.126	1996	2.208	2007	4.308
1986	2.765	1997	2.190	2008	4.656
1987	- 2.683	1998	2.401		
1988	1.337	1999	3.460		

运输系统、卫生系统等投资, 而此阶段私人资本积累是有限的, 这就使得某些资本品必须公共生产, 也就要求政府提供, 所以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1993年到 1997年期间,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此阶段是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 政府公共性支出虽然还在继续进行, 但此时私人企业和农业的资本积累也在增加, 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便逐渐减少; 另一方面, 我国政府在 1993年至 1998年实行的适度从紧政策。然而在 1998年以后,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逐步呈上升趋势。这也就说明 1998年以后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实质性的效果。更让人注意的是,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我国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样也就促使政府支出在该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 达到 4.656%。

4 结论

本文首先构建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理论模型, 然后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并且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其主要原因是一定的政府支

出规模可以实现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因此, 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 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 这样才能使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其贡献率也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 [1] Rati Ram,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Framework and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ata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 [2] Barro R.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 [3] Shantayanan Devarajan, Vinaya Swaroop and Heng-fu 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4).
- [4] AR Jakliand Naini, Economic growth and fiscal policy [J]. Working Paper, 2000.
- [5] AA Ak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 [6] Knoop, Growth, Welfare 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 Economic Inquiry, 1999.
- [7] D Landau,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83.
- [8] WF Blankenau and NB Simpson,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 [9] 龚六堂, 邹恒甫. 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J]. 经济学动态, 2001年第 9期.
- [10] 张清. 财政支出和经济景气指标动态均衡关系研究 [J]. 财政研究, 2002年第 11期.
- [11] 庄子银, 邹薇.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验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3年第 7期.
- [12] 郭庆旺, 吕冰洋, 张德勇.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年第 11期.
- [13] A schauer D. A.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3).
- [14] 毛军. 我国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与重估 [J]. 河南社会科学, 2005年第 3期.

(责任编辑: 王 锋)